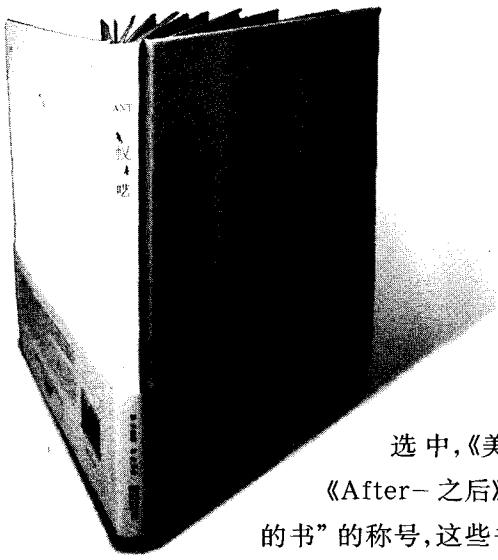


# 设计不应该是无病呻吟

——从《蚁呓》的书籍装帧设计谈起

陆洁／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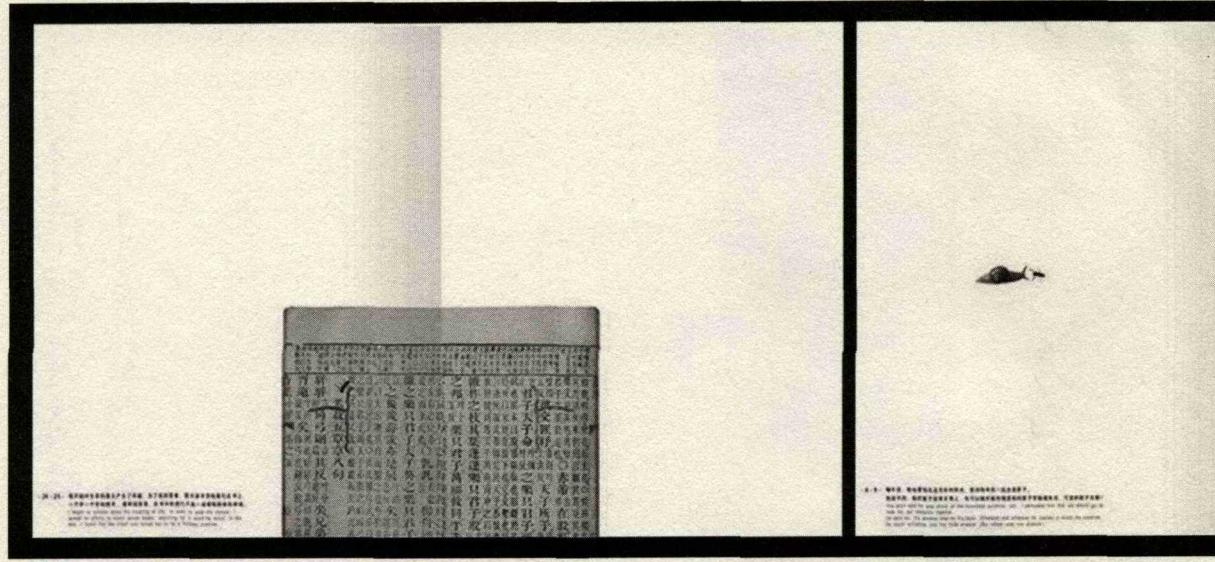
2007年中国最美的书评选中，《美丽的京剧》、《小猫茉莉》、

《After—之后》等23本图书荣获“中国最美的书”的称号，这些书也在2008年代表中国赴德国参加莱比锡书展。其中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蚁呓》引发不少争议：读者认为此书封面上没有署名，也没有内容，白色的方形封面上只有五只蚂蚁。打开内页，也是大量空白，文字处于左侧的角落位置。作者声称此书可以作为收藏或者作为笔记本使用。图书选美到底是否只看包装？装帧设计是为了书籍更易阅读和具备美感，还是只要看上去好看即可？更进一步，我们不禁要问：现今的书籍装帧设计是否有点走极端？

《蚁呓》作为散文或者诗集，从版式上看，设计手法上使用大量留白和突破常规的排版方式，这手法其实早就有了。近百年前，未来主义已经在平面设计上采用无政府主义的编排方式。当时未来主义的大部分诗集因为无法阅读，所以大多自由杂乱地排列版面。代表人物马里涅蒂把诗歌《语言的自由》以杂乱无章的方式排列，违反语法，编排自由，纵横交错，各种字体大小不一，版面完全处于混乱状态。未来主义在20世纪初期就走在现代艺术的前端，引导了一场思想的革命，对于平面

何做呢？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得十分精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胜文则粗俗，文胜质则浮华，只有两者平衡、相互和谐，才是最佳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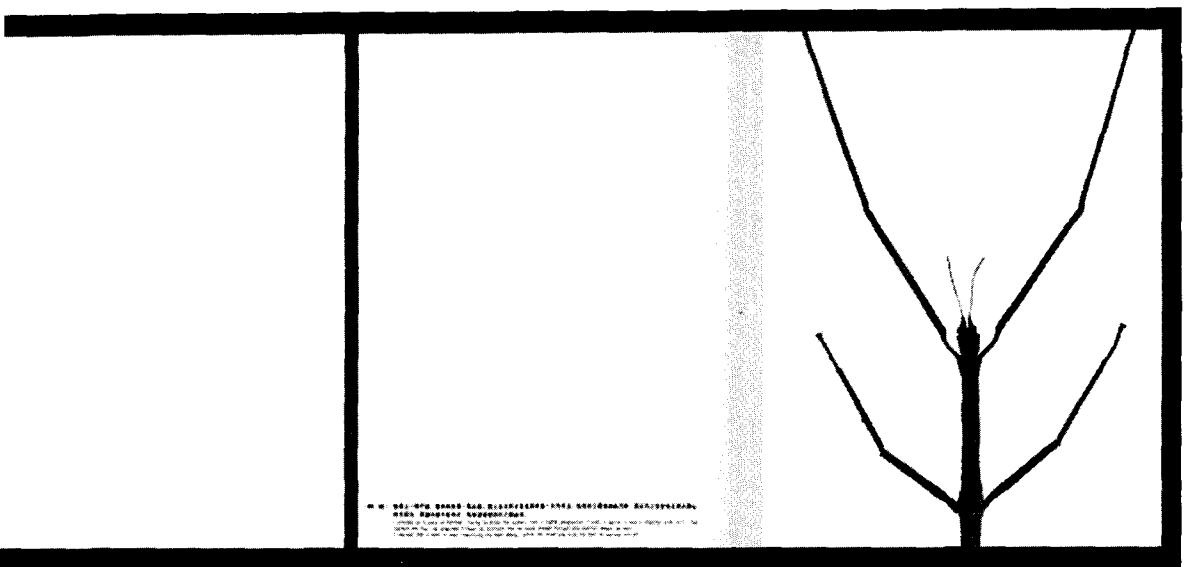
“质文说”不只是讲人讲君子，也是关于艺术的美学论断。我们的装帧设计包括艺术用字，要追求“文质彬彬”的美好样子。



设计的影响也可见一斑。而再回头看看中国,过去有印制的佛经,竖排文字图文结合,画面全部填满。当然也有些画面大量留白。如明代陈老莲的《水浒叶子》中的水浒英雄人物,作品笔锋锐利,线条转折,人物的衣纹走势栩栩如生,版面上有大量留白存在,使得主题人物突出,也留出大量空间给人遐想。打开《蚁呓》内页观看,大量留白的确有种形式美感。某页中,蚂蚁对比它大的蜗牛说:“我的影子在哪?”蚂蚁渺小的身体实在微不足道,设计师留出大量空白来体现这点。那么文字在哪里呢?在画面的左下角,读者阅读时必须在空白之中搜索和找寻文字内容,阅读变得十分辛苦。设计的作用是让读者更贴近作者,更容易阅读,如果纯粹是为了好看而设计,未免有点本末倒置。如果使用更大的开本蚂蚁是否可以显得更加渺小?再说诗歌是需要想象力的,即使没有插图,好的诗集仍旧是精彩和丰富的。《蚁

呓》封面封底设计成硬面是为了便于长久保存,如果如作者所言,这是一部实验性的图书,实在有点奢侈。如果此书真是用来做笔记本的话,按照书的价格来购买笔记本实在让普通人难以接受。

如何处理设计的功能性与形式感之间的关系已争论了百年,从书籍装帧设计到家具产品造型,从室内设计到建筑景观设计,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现代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上世纪初在强调设计的“风格”与“样式”时发表这样的看法:“功能第一,形式第二。”后现代设计大师密斯范德罗也强调:“形式不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它只是一个结果而已。”现代主义设计的思想起源有着强烈的民主主义倾向,认为设计应为大众所用,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化的。虽然当时的想法过分强调功能性令现代主义设计走向了极端,但追求形式是为实现功能所用的基本思想在今天仍旧值得我们坚持,正如格罗



皮乌斯所说“设计并不应该是知识分子的无病呻吟”。

美国大众图书的设计值得我们学习，图书装帧大多较为简单，几幅图片加上作者的名字即可。又比如王受之先生的《世界设计史系列丛书》，作为一系列介绍设计历史的书，每本都有好几百页，仍旧采用平装软面，封面也是简单的设计，让读者更大程度地注重书本中的内容，容易亲近也降低了成本和价格。荷兰的产品造型设计世界闻名，设计师们在考虑设计本身与产品功用的时候，一直坚持功能性为主，并非只是为了形式而形式。回到书籍装帧设计，内容为书籍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装帧是为了让读者更注重图书内容，让阅读更为方便和有乐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图书。如果为了精致而精致的话，那么更厚的封面和更重的纸张其本身也是不便阅读的。

书籍内容本身是最为重要的，书籍的

装帧是辅助作用，这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好的装帧的确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但是如果只重装帧超越了内容本身，那便是本末倒置。杉浦康平先生曾经说过，设计师就是架桥人，设计就是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一座阅读通畅的桥梁，让读者喜爱上这作者的文字和图像。如果读者能够轻易跨过这河流，而设计师一定要去架一座大桥，实在有点不可取。设计必须要把握好这样一个度。



如今在图书市场中有种装帧过度的现象。诸如设计腰封似乎变成了某些书的必备,有些书的腰封用夸张的语句促销,实在让人瞠目结舌。“古有三千弟子问学孔夫子,今有北大学生问学余秋雨”这样的字出现在腰封中,学者本人是否也会捏一把汗呢?

过度装帧对于环境保护也是不利的。以儿童书为例,现今儿童图书铺天盖地,而在制作豪华、装帧精美的同时,内容却大同小异、成人化,甚至低俗化,有些笨重的书实在难以让儿童长时间捧在手里。家长望子成龙的心理也引发了盲目消费的热潮,装帧精致价格不菲的选购心理也成为促进过度装帧的原因之一。而且大量的垃圾儿童图书过度装帧还造成了对于纸张、树木、水等能源的浪费,倡导环保的今天,这样的做法实在不可取。

图书的展示方式和阅读手感是与装帧相关的,装帧应该用最不张扬的方式衬托出书的内容本身,而不要抢了主题。靠装帧来提高书的销量体现了图书市场的浮躁。在中国最美书的评选中,评审标准明确指出:书籍装帧的整体性,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书籍的设计的作用在于提升书籍本身的功能。那么装帧的功能和作用不言而喻了,所谓最美是为了衬托优质图书的最美装帧,而非装帧本身。如果书籍装帧十分抢眼,让人关注更多的是书籍的纸质、手感、颜色、装订方式等而非内容本身的话,实在有点失败。就像我们去看苏州博物馆,只关注贝聿铭先生设计的展馆,不太关心展品,实在让人有点说不出的尴尬。

更进一步地思考,评选最美的书目的是呼唤读书的时代。我们应警惕图书市场的表面繁盛和图书内容的日益平淡、以次充好的心理。每年,我国的书展上鳞次栉比的图书多得让人眼花缭乱,而都市中却没有见到处处捧着书读的读者们。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今年三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发表自己对于中国文学图书的看法,文学作家们写书往往需要好几年甚至于十几年的时间去思考和推敲。他最近在德国出版的一百多页的小说花了三年时间去写,写完了等上三年看看是否可以再给出版社出版。而中国有些作家速度非常快,几百页的小说花一个多月就能写成,一到两年时间可以出版好几本书。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市场的浮躁心理。每年在评选最美书的时候也可以增加最差的书的评选,让批评的声音来得更加猛烈,让最差的畅销书销声匿迹,我们应该更加关心书籍内容本身而并非美丽的外表,书籍选美更应该注重内涵。

